

陳嘉庚與廈門大學

廈門大學創辦至今已已經一百年了。四月廈門大學正在隆重舉辦百年校慶。說到廈門大學，就不能不提到陳嘉庚。一九一九年夏天，已是南洋富商的陳嘉庚回到家鄉，發現「閩省千餘萬人，公私立大學未有一所，不但專門人才短少，而中等教師亦無處可造就。乃決意倡辦廈門大學」。

創辦一所大學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經費問題。有了辦廈門大學的動念，陳嘉庚即「認捐開辦費一百萬元」，「複認捐經常費三百萬元」。開辦經費落實，接下來就要選校址。在陳嘉庚的心目中，「校址當以廈門為最宜，而廈門地方尤以演武場附近山麓最佳，背山面海，坐北向南，風景秀美，場地廣大」。今天的廈門大學能成為中國最美的大學之一，顯然得益於當初陳嘉庚的精心選址。

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，「廈大在集美正式開幕」。廈大辦起來了，然而辦學經費卻一直困擾着陳嘉庚。為了廈大，陳嘉庚多次向南洋富僑廣為募捐，然而「結果終成泡影」者居多，這種「到處碰壁」的遭遇，使他「對於廈大募捐鉅款事」，漸覺「灰心無望矣」。

募捐難成，陳嘉庚唯有獨力支

撐。到了一九三七年，經濟上實在難以為繼，陳嘉庚只好「自願無條件將廈門大學改為國立」。廈大自「私立」成校到轉為「國立」，十六年間陳嘉庚支出款項「適與當時認捐四百萬元數目相符」——也就是說，為了廈門大學，陳嘉庚共計支出了八百萬元。這在當時，是筆天文數字的鉅款。

一所大學，有了經費和校址，還需要有好的師資。當年廈門大學為了吸引優質師資，不惜用高薪招攬人才。顧頡剛在北大時月薪五十大洋，到了廈大翻到一百五乃至兩百大洋。這樣的氣魄，吸引了許多北大教授南下，一時有「北大南移」的說法。

陳嘉庚辦廈門大學，為的是要為國家培養「能通西洋物質之科學兼具中國文化之精神者」。作為廈門大學師生心中永遠的「校主」，他的這一理念，在今天仍是廈門大學致力追求的辦學目標。



過眼錄 劉 俊

逢周二見報

講講古

專欄是分享生活的地方，但近期發生的污名化事件，令我不得不在專欄「講講古」。

八十年前，有一個地方，那裏雖然沒有受到二戰的影響，卻也壓迫不斷，集中營遍地，各民族的政治犯塞滿了監獄。軍閥出身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，搖擺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，不斷背叛，而每一次背叛，背後都是舉起的屠刀。為人民謀福祉的父母官，轉眼被投入監獄，各族同胞回到往日的無盡壓迫中。

孩子與父母一同關在監牢之中，夫妻在監獄中不得相見，酷刑折磨着他們，只能在每日放風時的短短時間裏傳遞相思。共事的夥伴、敬仰的前輩、監獄裏的獄友未經審判便以各種名義被帶出監獄，再見已是一抔黃土。

後來，在國家的幫助下，那裏經濟大幅增長，民族矛盾弱化。雪山的冰水消融，既灌溉了一片片綠洲，餵養了成群的牛羊，也收穫了雪白的棉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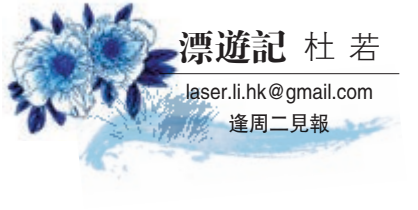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，某些人，忘記，或是根本不了解那裏曾經的模樣，在各種媒體上鼓唇弄舌，污名化那個地方，以所

謂的「人權」標準衡量完全商品化的棉花，試圖通過不公平的貿易競爭，打壓那個地方的經濟。

或許你早已知道，我所說的就是新疆，而文中所說的，都是我祖父母的親身經歷，他們曾經被派去新疆工作數年，其中四年，被軍閥投進監獄，幾乎喪生，而夥伴、前輩與獄友，也都是當年犧牲在新疆的烈士。

作為真正意義上在軍閥統治時期新疆監獄倖存者的後人，我更為以所謂「民主自由」的名號，無端的污名化現代新疆感到憤怒。當雪白的棉花成為無妄攻擊的工具，當民生措施被打上壓迫的標籤，當恐怖主義者成為「人權鬥士」，當某些媒體、某些公眾人物未經調查就輕信這些所謂的「事實」，或許這次針對棉花的「行動」，才是真正的政治迫害。

指責、迫害之前，不妨看看往日的故事，了解一下什麼是真正的壓迫，什麼是真正的「人權」。



漂遊記 杜 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浪漫的法式情懷裏，水果撻一直都讓人低調地沉迷。沒有馬卡龍的神仙氣質，也沒有閃電泡芙的花樣繁複，但就是簡單而富有深意，熟悉並勾人思緒。一塊入口，清湯寡水般的日常生活，陡然變得充滿色彩。

水果撻最有春天氣息，草莓的嫩紅、藍莓的光澤，加上一棵樹莓微酸卻少女感滿分的點綴，讓這小小的一個碗蓋中，竟也能看得見天地。不管你是不是鍾情於水果，也會想着嘗上一次，至少不錯過這一顆顆走在時間線前面的果實，不辜負這一盤相映成趣的曼妙身姿。這大概也是它的聰明之處了，在味覺和視覺以外，還能再做文章，看着飽滿的果實，就好像擺在那裏都是奢侈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如果不吃，豈不更要滿心歡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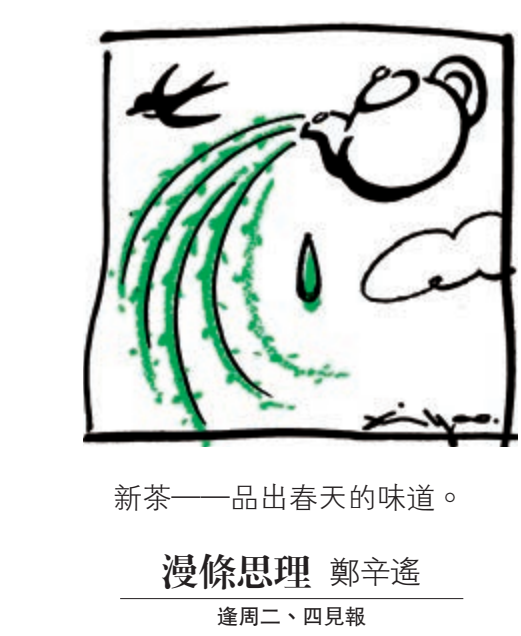
說到底，撻這個東西本身，也算得上法式甜品濃縮的精華了，不引人矚目，卻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功。一家店如果連撻都做不好，那其他品類也根本不用去想了。反過來，如果撻做得過關，那多半產品都會是及格線以上，對後廚師傅的信任感，也就建立起來了。一份優秀的撻皮，薄厚約三毫米，烤到焦香酥脆，聞起來就能勾魂的程度。上面不管放上何種水果，都能沉得住氣、鎮得住場。講究的食客也從不會糾結吃法，刀和叉根本用不到，直接用手放進嘴裏，一氣呵成，沒有「中間商賺差價」。

有眉清目秀的水果，有指點乾坤的撻皮，而中間的那一層達卡仕醬（pastry cream）真可謂無名英雄了。打出一層順滑香甜的醬，不僅要味道好，還擔負着保證撻皮不潮濕軟塌的職責。等嚼在嘴裏，一股輕盈美好的觸覺撲面而來，爆漿的果汁在達卡仕醬這裏默默緩衝，到達撻皮時機剛好，層層疊加，不停也不膩，果然是春日最生動的寫照。



食色 判 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新茶——品出春天的味道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修補心靈

台灣火車意外的場面觸目驚心，據目擊者描述，由於衝擊力強大，許多死者肢體破碎。一個名為「76行者遺體美容修復團隊」第一時間趕到現場，徹夜工作希望將破損的遺體修復，目標是令死者「完整回家」。

翻查了「76行者」這個義務組織的由來，原來它是目前台灣唯一的重大災難遺體修復公益組織。創立者是陳修將，曾經坐過五六次監。直到最後一次入獄六年，他在獄中受到老師的教化，突然頓悟，決定出獄後找一份對社會有用的工作。結果在女朋友的幫助下，加入殯儀行業，從抬棺材、清洗遺體到修補遺體……

二〇一四年，台灣不幸發生多宗重

告別是通向成長的苦行之路

不覺間，又到清明。這一天，人們穿越千辛萬苦，只為回到家鄉與離世的親人們，再一次告別。

中國的傳統語境中，死亡是需要避諱的話題。似乎只有到了清明，人們才可以坦然且從容地面對它。這樣一個日子，那些逝去的微笑，那些生前的故事，那些訴說與傾聽，那些牽掛與想念，隔着或遠或近的距離，慢慢地回憶，輕輕地觸摸，引發生者對逝者追思，心靈與亡靈私語。

爺爺是淳樸而樂觀的人，他相信世間美好的一切，無論遭受過什麼苦難和打擊，他總是心存慈悲，毫無怨言；奶奶則是內心住了個小公主的完美主義者，即便生活拮据，斜襟布衣也要保持一塵不染，就算兩鬢斑白，麻花髮髻也

大災難，陳修將於是決定成立「76行者遺體美容修復團隊」，免費幫罹難者修補遺體，提供家屬災後處理和心靈安慰，團隊成員已從當年的二十七人擴大到三百多人。

陳修將之前接受訪問時，有一段話很有意思：「遺體修復師就是在最後一刻，協助亡者走得體面，如果有斷肢、身體有傷口、殘缺，我們盡量幫他們修復好，這份工作不只在修復遺體，同時也是修補家屬的心靈。」

對於死難者的家屬，剎那間必然接受不了親人的離世，如果再見到支離破碎的遺體，一定痛上加痛，尊重遺體其實也是尊重親屬。死者已矣，修復師的功德依然無量。

要盤得一絲不苟；相比之下，外婆則要豁達平和得多，與孫輩一起打牌、唱K、旅遊，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裏，她依然過得自在而瀟灑。

長輩在時，總覺得生與死之間還橫亙著一道厚厚的屏障，直至他們撒手人寰，才突然感覺時間的緊迫。

所謂成長，就是在嘗盡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和生離死別之後，才慢慢明白，沒有人可以在你身邊逗留一輩子。人生这一幕，無論開場如何熱鬧、過程如何精彩，結局總是一樣的——永遠是雪上空留馬行處，抑或是孤帆遠影碧空盡。

逝者長已矣，生者常戚戚。周國平說：「死是最令人同情的，因為物傷其類：自己也會死。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，因為殊途同歸：自己也得死。」

近朱者赤

有些說話經常掛在人們口邊，卻不太懂得運用，其實只要留意周邊環境或人物，便可以融會貫通。

兒子的小學五年級中文課本，最近教授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的意思和造句方式。老師要求同學們互相舉薦作例子，哪一位是「近朱者赤」的好榜樣，我兒卻答不上來。「你覺得班裏面哪位同學最勤力，又或最愛幫助別人？」我問兒子。可是他抓一下腦袋，沒什麼頭緒。我只能想想自己的朋友，試圖為兒子提供例證。

朋友甲是一位需要坐輪椅的傷殘人士。早年我與他在職場認識，當時他的身體仍然健全，後來不知怎地染上頑

疾，病菌侵蝕雙腿，醫生建議他截肢保命。自此之後，他便要以輪椅代步，亦未能再維持從前的工作。我與他本來沒有私交，其後在社交平台聯絡，我景仰他的頑強鬥志，於是在手機的通訊軟件與他偶爾聯繫。接著下來，我每天早上都會收到他發出一則短訊，內文就如心靈雞湯，都是一些激勵人心的金句。我不知道那是他的自行創作，抑或是轉載而來。總之，他的生命出現巨變之後，不單堅強過活，更以自身經歷鼓勵他人，實在令人敬佩。

以朋友甲的遭遇給兒子作為「近朱者赤」的例子，看似適合，但又似乎與兒子的認知相距甚遠，未必能夠令兒子

陳修將透露，他在做修補工作時，會當死者仍在生。「『伯伯，我們幫你翻身』、『小姐，我們現在幫你修指甲』，即使他們聽不見，我覺得這也是該有的尊重和態度。」

在今次火車災難場，各地自願趕來的遺體修復師，以手中一針一線修補罹難者遺體，他們修補的不只是死者的肉體，也是在修補認屍親屬的破碎心靈。目睹慘狀，耳聞哀號，他們卻要強忍淚水，完成手中工作，這是何等艱巨的工作。「感恩有您們的大愛 給予往生者一個完美大體」，有網民在「76行者」網頁這樣留言。



童眼觀世 梁 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實際上，離別是人生的常態，我們誰都不能例外。可以說，生命中有多少次相遇，就有多少次告別。正如海子所言，「我們最終都要遠行，最終都要與稚嫩的自己告別。告別是通向成長的苦行之路」。

這個世界有太多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，回不去的時光，見不到的人們，止不住的哀思。好在我們還有回憶。影片《玩轉極樂園》中，反覆迴盪着一句溫暖人心的話語：死亡，並不是愛的終點，遺忘才是。

是的，只要記得，只要有愛，他們就沒有離開。



十八彎 關 爾

逢周二見報

充分理解其中意義。

「不如你以Nicole姐姐做例子吧。」Nicole是我兒的在家補習老師。她本身是大學生，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學校停課，但她仍然要在線上追趕學業，甚至應付考試。她自前年已擔任我兒的補習老師，每周到來三次。疫情嚴峻期間，她與我兒二人都戴着口罩上堂。「其實Nicole姐姐是一位很勤奮的年輕人，她自己要讀書，下課後為你補習賺取微薄酬勞，這就是一個好榜樣。多與她接觸，你亦會有所得着。」兒子似乎較為明白「近朱者赤」的實際意思。



文藝中年 輕 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大齡女性擇偶條件

一位自稱在大公司工作的三十四歲單身女子，近期在交友應用程式上開出徵友條件，希望找到理想中的另一半，對於年齡、學歷、職業、外貌等，她都有較高要求，此舉引發網民熱議，有的認為她提前講清楚沒什麼不妥，免卻浪費時間相互猜測，也有的說明白了她至今仍單身的原因。

本港三十歲以上未婚女性不在少數，她們中許多自身優秀，有經濟實力，因碰不到對等素質的男性而錯過較佳婚齡。對於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來說，擇偶絕非去街市買菜，看上了就拎回家，而是希望有感覺值得愛才去談婚論嫁，無合適人選，進不去婚姻，總好過去經營一場錯配的婚姻，終身勉強自己，活在焦慮不

快樂之中。

社會變遷，觀念更新，對於女性必須嫁人、青春期應該結婚等認知早已鬆動，在與周圍女性特別是作為母親者的交談中，她們大都已接受大齡女兒的只拍拖不着急嫁及不隨便嫁的現實，唯一一點擔心無法釋懷，那就是當女兒錯過了黃金生育年齡，若想要個自己的孩子又該如何？難道真的要靠科技方法去懷孕嗎？



紅塵記事 慕 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二見報

添金屬鏈條，讓低調的色彩增加亮點，共有四色選擇。提到金屬鏈條，亦為今個春夏流行手袋系列的另一個焦點，不同品牌都推出不同設計，有經典鏈帶包，可將鏈帶部分換成其他款式，像精緻的刺繡肩帶，配合不同場合使用。

流行顏色方面，粉色與天藍色的設計，增加了一點年輕氣息，也有灰藍色，而燕麥色代替了去季流行的奶茶色，這些低調淺色，成為今季比較受注目的手袋色彩新趨勢。



衣尚 蕙 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